

伊水伊人

姜滇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新国

封面设计：应一丁

责任校对：王蓉蓉

责任出版：朱毅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伊水伊人/姜滇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5.1

ISBN 7-5339-2078-3

I. 伊... II. 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5899 号

伊 水 伊 人

姜 滇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插页 4 字数 195000 印数 0001—5000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2078-3/I · 1731 定价：1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3)
第三章	(42)
第四章	(57)
第五章	(75)
第六章	(91)
第七章.....	(110)
第八章.....	(124)
第九章.....	(142)
第十章.....	(154)
第十一章.....	(167)
第十二章.....	(182)

第十三章.....	(198)
第十四章.....	(214)
第十五章.....	(230)
第十六章.....	(248)
第十七章.....	(262)
第十八章.....	(278)

第一章

1

天姿丽质并不只属于年轻单身的漂亮女人。

三十六岁的夏雨清，虽然已是一个中年女性，然而她不刻意装扮自己，也无须追求什么时尚，其自身的高远心性，生动气韵，便足以媚人。在伊水大学的女教师中，夏雨清可谓一枝独秀。她并不追赶时髦，但你决不能说她没有审美。这就是外慧而内秀。有时候，朴素也是一种美，自然也蕴含着华贵。

夏雨清每次从教学大楼穿行而过，总有人对她投以一瞥。通常她只装作没看见。如果你站下来，或者说几句话，这就是一种表示。她不想在寒暄中虚度光阴，哪怕只是短短的几分钟。然而今天不一样。无论是资深教授，还是年轻讲师，她都约略地点头，或者微微一笑。别人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和一个有魅力的中年女人相对而立，互相凝视，或者说上几句，总不失为一种愉悦罢。

伊水大学的校园里，不乏窈窕动人的女性。年轻的大学生自不必说，青春气洋溢，情致流动，宛如园圃内的花蕾，四季都有风景。倒是像夏雨清这样的纯真清丽，反倒格外引人注目。除了本系的同学，别人并不知道她是留美博士，而且一回国就拿到了教授头衔。现在她是一个学科项目的负责人，除了教学，还在研究所兼职。

夏雨清在校园内的出现并没有一定规律，否则青睐于她的男人便有了机会。这一天是周末——她并不在意周末，日子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来说，每天都是一样的。不过近两年来，每到这一天，她都有一个期盼。所以，临近同学们课外活动的时间，她的身影便从校门一闪而过。这样说，并不是她要躲避什么。一只意大利莱尼手包，里面总有一本要读的书。她喜欢步行。好在学校离市中心广场并不算远，一边欣赏风景，一边也练练腿脚。

这些年城市掀起了广场热。原先栉比鳞次的建筑，拓展为绿地和喷泉，增添了一道景观，能说不是一桩好事么。有许多理由使得夏雨清喜欢这座城市，而绿色正是她的选择。此刻，她走在林阴道上。这是深秋的林阴道，树叶正在变黄。而黄绿相间，对于视觉感受来说是非常适宜的。它容易让人产生好心情。

事实上，夏雨清的心情不错。环境的调节，对她并没有多大影响。她不会像一般女人那样容易冲动。这座城市广场，她每周都要从这里走过，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然而今天确乎有些不同。她绕过花圃东侧那座喷泉的时候，约略站了一下，朝四周看了看，好像她将不再回到这里来似的。以往她

在这一带是不停留的，总是直接走进邻近的一条斜街，老远就会看到那辆浅蓝色的大巴。

一到城外，秋声秋色就显露出来。农田已经不多见了，沿江一带的土地，不是圈成了公司的领地，就是变成了只种蔬菜的大棚。不过，濒临长江一侧的芦苇滩还没有完全消失。夏雨清望着窗外，透过随风摇曳的芦花，看到了白茫茫的江面。她把目光伸向水天交接之处，心境也像大江一样开阔起来。

这辆大巴，是从市内开往江边的专线车，早晚各开一对，经常乘车的人，总会在周末见到这个有学者气的女人。她喜欢坐在临窗的位置上，只要不是寒风刺骨，就把窗户打开，让清新的风吹进来，似乎在城市的水泥森林中憋了一周之后，急于要让肺叶扩张一下。

坐在后排的一个中年男子，约莫四十一二岁，从夏雨清一上车他就看到了她。但是他没有马上和她打招呼。葛西尧是伊水市创业园区开发处的干部，他戴着近视眼镜，穿一身自来旧的西装，给人一种老是没睡醒的感觉。他近来常往市区办事，已不止一次看到这个衣着整洁、不事张扬的女人。后来，开发处的处长焦玲告诉葛西尧，她叫夏雨清，是创业园区主任吕斯年的太太。

“你怎么知道？”葛西尧感到奇怪。

“我怎么会不知道？”焦玲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

焦玲比葛西尧略小一点，这一年三十八岁。但什么事都显得很老到，虽然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而且善于打扮。脸上颧骨略高，淡淡的眉毛是画过的。眼睛很机灵。在创业园区她以办事能力强著称，也就是说许多别人办不成的事，于

她就不在话下。所以，很快就当上了开发处处长。她几乎是和葛西尧同时进创业园的，这就让葛西尧自叹弗如。

有一天在办公室里，焦玲捧了一只茶杯望着窗外，不知怎么说起了他们的顶头上司。

“你说吕斯年怪不怪，他老婆每星期来一次，就像蜻蜓点水似的。不是他性功能有问题，就是他老婆……”

“他老婆怎么了？”葛西尧的表情显示他是明知故问。

焦玲一笑，说：“他老婆这么漂亮，如果不是吕斯年有毛病，决不会对他老婆这么放心。”

“放心不放心，你怎么知道？”

这句话，显然是挑逗性的。焦玲和吕斯年同年，又是上下级关系，在同一座大楼里办公，几乎每天见面。在创业园，焦玲是被认做有贼心也有贼胆的女人，所以，葛西尧的这句话，也是事出有因。

焦玲对葛西尧的说法不但不生气，反而笑了起来。

葛西尧说：“你这一笑，就坏了。”

焦玲笑得更浪了，她用手捂住嘴，发出格格的笑声，身子也前后晃动。

葛西尧坐在这辆浅蓝色大巴的后面，看着夏雨清的背影，一想到和焦玲的对话，心里就发笑。

汽车拐了一个弯儿，远远地就看到创业园区的轮廓，一边是大江，一边是平坦的开阔地，一座座矗起的楼房，并不高，但造型各异，俨然不同于城市的千篇一律。这正是夏雨清喜欢这里的原因。两年来，她亲眼看着这里怎么从一片荒滩变成了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城。而在创业园的另一侧，看

得到葱绿的丘陵。它们像一道屏风似的，增添了另一种风景。当初创业园区选址的时候，市里有人不同意这个地方，市委书记楚云良对吕斯年说，这儿有山有水，是块宝地，就看你怎么用了。

创业园入门的地方，是一个广场，大巴在这里停了下来。每次看到广场中心的花岗石雕塑，夏雨清都要投以一瞥。创业园成立之初，吕斯年不但要建广场，还想竖一座雕塑。当然，免不了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有人说，当务之急是造办公楼，是招商引资，花钱搞那玩意儿干啥。吕斯年自有他的主意，先开发，后引进，这是他坚持的宗旨。何况雕塑是一种文化，没有文化含量的投资环境，谁来？关于雕塑的设计方案，吕斯年征求过夏雨清的意见，有不锈钢的，有大理石的，有写实的，有先锋的，也有后现代……夏雨清虽然没有学过美术，但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整个图案是一只正在孵化的鸡，材料用的是普通的花岗石。很显然，这是一个很有寓意的作品——创业园将成为现代高科技的孵化器。吕斯年又兴奋又惊讶，说，你哪来的灵感？夏雨清笑了笑，说，听说搞艺术的才有灵感，说来你不相信，我在纽约读博士的时候，每天经过学校的广场，我都会停下来看那尊爱因斯坦的雕像，那时我就想，如果将来有一天自己去创业，一定要在广场上展示自己的理念。这样，我就画了一张草图。是的，夏雨清真的从书筐中找出了那张纸片，它后来就变成了现在这个花岗石作品。

然而从雕塑落成的那天起，吕斯年就不停地受到责难。一般地说，吕斯年不是一个专权的人。在这件事情上，他却丝毫没有让步，也没有民主。倒不是他偏袒自己的妻子，他坚信

这是一个符合创业园理念的作品。为这件事，夏雨清有些后悔。她想，当初如果她不把方案拿出来，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然而现在的心情不一样了。

此刻，夏雨清走过广场的雕塑下，斜阳正照在她的身上，也给雕塑涂上了一抹橙红。

过去，只要和吕斯年讨论创业园的事，她总感觉到是在帮他。而此刻，她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也就是把他的体会转换成自己的体会，他的忧虑，他的喜悦，他的理念，他的思绪，——她想，人的命运真是不可捉摸啊。关于这座花岗石雕塑，她现在的理解就和当年在纽约的大学里的心境完全一样。

2

生活区里的这套公寓，吕斯年当初并不想要。好些职工都争着要房，还有那些大学毕业不久、刚刚结婚的年轻人。他和夏雨清在市内有一套房子，那是伊水大学的教授楼。自从到创业园任职以后，他很少回去。然而老是住在单身宿舍也不方便。现在的这套房子，在公寓东侧的顶楼，冬天风很大，但采光极好。住进来以后，每到周末，夏雨清总要回来。晚上，吕斯年不管怎么忙，也要和妻子一起吃饭。平日里在食堂吃客饭，像完成任务似的，匆匆地扒上几口。只有和妻子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才有慢慢品味的乐趣。在上海交大读研究生的时候，他也是很看重周末的。要不去姑妈家和表哥表妹在一起热闹，要不就一个人到咖啡吧喝啤酒。三年当中，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习惯。

吕斯年一走进屋子，就闻到了清蒸鱼的香味，感觉到气氛有些异样，果然，餐室的桌子上摆着一瓶干红。

“今天有什么高兴事儿？”他笑着问夏雨清。

她打开酒，倒了两杯。平时从不喝酒的她，和他轻轻地碰了一下：“干杯。”

吕斯年静静地望着她，不解其意。

夏雨清端出一盘炒什锦，里面有香菇、笋丁、干丝、白果、面筋，这是他最爱吃的。

她难得有这么好的心情——亲自下厨，一个完美的太太，无可挑剔的家庭主妇。

“吃呀。”她说。

“你的论文得奖了？”

夏雨清笑而不答。

“一定是程程拿了第一名。”

他们的儿子吕程是双语寄宿学校的优秀生，正在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夏雨清说：“两件事都对，但你就没想想跟你有关的事？”

“我？……”

夏雨清又斟满酒：“我的调动，有着落了。”

吕斯年喜出望外：“怎么，校长同意了？”

夏雨清从美国留学归来，一直在伊水大学任教。吕斯年试图说服她调到创业园来一展身手，可是她执著于做她的学者。以往每次谈到这个问题，她都说学校不放，当然，这是事实。但症结在她。现在，校长终于同意了。这使他非常高兴。

伊水市创业园区濒临长江，依托深水良港，有独特的区位

优势和资源优势。吕斯年初次到这里的时候，还是市计经委的副主任。他站在港区的码头上，面对浩浩大江，深有感慨，觉得在这里开辟创业园是明智之举。当然，他并不知道市委正在遴选创业园区主任，而自己是最被看好的。他在上海交大读完研究生，恰逢伊水市选拔副局级国家机关干部。吕斯年对公开招聘的方式产生了兴趣。他认为，具有这样的改革思维，就一定不会因循守旧。在应聘者中，他各方面都是很优秀的。但是进入机关以后，他发现很难施展自己的抱负。要彻底打破计划经济的模式，必须进行体制创新。他于是给市委书记楚云良写了一个报告，阐述了他的观点。楚书记约见他的时候，听说夏雨清是他的妻子，便说，我知道她，在伊水大学，她是一个知名的学科带头人。

吕斯年上任之初，楚云良和他有过一次谈话，要他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市里成立创业园，就是要为伊水市的经济腾起龙头作用。吕斯年也是踌躇满志，他觉得，创业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改革环境，一定要十分珍惜。所以他一直勤奋工作，日夜操劳，努力使之成为高新技术密集的现代产业基地。然而，两年来，尽管他呕心沥血，左冲右突，但是，只作了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并未实现真正的腾飞。这使吕斯年十分焦急。由于体制的局限，创业园的干部，基本上都是从政府机关调过来的，思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上。吕斯年想打破这种局面，充实懂技术懂管理的人才，却感到难上加难。为了照顾夫妻关系，把夏雨清调入，这是名正言顺的。可是，夏雨清不想夫妻两人同在一个单位，再说，她的兴趣在理论方面，一边做研究，一边写论著。为了这个，两人甚至争执起来。

“就算你帮帮我，行么？”有一次，吕斯年几乎是在恳求。

“我知道你很难，……”她是一个善解人意的知己。

“你看，建立创业园的初衷，是为高新技术人员创业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可是这些官僚主义者，既不懂科技，也不懂管理，服务不到位，办事效率差，谁还肯来投资？”

“但是你别把我个人的作用估计得过高，”夏雨清是深谙体制的弊端的，“有些疑难杂症，要从根本上解决才是。”

“我何尝不愿意这样。但制约的因素太多，得一步步来吧。你如果肯助我一臂之力，那是大不一样的。”

夏雨清笑了起来：“你得给我一个退路。”

“好，干不成，你还可以回学校去。”

眼下，夏雨清真的来了，而且是在创业园举步维艰的关键时刻。他期望着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事实上，创业园的形势正在出现转机。一批规模大技术新的外商投资项目陆续启动。令人兴奋的是，艾力浦公司的合作协议正在实施，厂房的土方工程已经开工。夏普、美瑞等跨国公司都已经签订了投资协议。吕斯年向夏雨清说起这些的时候，一方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一方面也流露出某种忧虑。

“是一种困境？”她抬起明丽的双眼，凝视着他。

吕斯年把宽厚的脊背靠在沙发上，沉思了一会。

“很不妙的困境。”他嗓音低沉。

“我是有所预料的。你的那些基础工程项目，进展缓慢。”

“连你也感觉到了？”他感到吃惊。

“每次回来，我都经过那些工地，怎么会视而不见呢？”

他不想掩饰任何真相。

“南山 11 万伏变电站工程，几次上马又下马，现在只好搁在那儿了，……”吕斯年把手托在额头上，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到底是谁在作梗？”

“电业局啊。开始的时候，工程报价高得离谱，几次谈判都压不下来。”

“电业是垄断行业，黑吃黑，倒霉的是国家。”

“是啊，有什么办法呢？”

夏雨清的身子靠在门边的墙上，双手交叉，搁在胸前，显然是在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还有公路二期工程，深水码头的延伸项目，也因为资金不足，完全成了一张空纸。”

“难道银行贷款的门堵死了？”

“他们正迫着我还贷呢。”吕斯年苦笑了一下，“日子难过啊！”

他这副表情，使她想起了他们两人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他说起了自己的缺点，也是这么苦笑了一下，说这些毛病难改。其实，这只是一种自小养成的习惯。结婚以后，他不是都改变了么。

以往，夏雨清并不想过多地关注关于创业园的事情。如今，她自己先介入进来了。有些事情，她不是替丈夫担忧，而是觉得现在自己也有了一份责任。这种感觉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吕斯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在屋子里来回缓慢地走动。

这套房子，只是简单地装潢了一下，铺了一层花岗石地面，墙上涂了乳胶漆，门窗都保持原样。色调以灰白为主，比较中性。家具简洁，最显眼的是两台电脑，一看就知道，那台笔记本电脑是夏雨清用的。

他重新在沙发上坐下，脸色一阵发白。

“怎么，胸口发闷？”她知道，他的心脏有轻微的早搏。

“还好，只是觉得有点累。”

夏雨清立刻感觉到，今晚不应该谈工作，尤其是让人烦恼的事。她建议出去走走。这主意当然不坏。调来创业园之前，他倒是经常在晚饭后和她一起散步。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说，这下好了，两人又可以像住在学校里那样了。

正要出门，电话铃响了。

打电话的是艾力浦公司的代表奥尼尔。

从他的表情，立刻感觉到麻烦来了。她想，出去散步的兴致怕是没了。

她突然发现，月亮已经升起来了，一轮圆盘，遍地银辉。她站在窗口，感到一种遗憾。是的，今晚可是辜负了这片月光，还有楼下那美丽的小树林。

3

奥尼尔要求立刻见到吕斯年，问他有什么事，奥尼尔很气愤地说，你到工地来看看吧。

挂上电话，吕斯年一边穿衣服一边说：“老外也学会了中国的办事方法，有事直接找第一把手。”

夏雨清说：“你下面那些人，就没有一个敢挑担子的？”

“他们总是把问题往我身上推。我不怕不得安宁，就怕事情得不到解决。”

夏雨清跟吕斯年一起下了楼，车子开走以后，她并没有立刻回屋里去。夏雨清很喜欢生活区的环境，公寓楼四周种下了好些樟树，在夜气中散发出一丝丝好闻的气味。她站在树下，月光从叶隙间倾泻下来，仿佛光影也变得清香了。

然而艾力浦公司的工地上却是一片漆黑。

吕斯年老远就把车停了下来。他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立刻给开发处处长焦玲打电话，可是她家里没有人，而手机又关闭了。今天是周末，焦玲通常是不会在家的。幸亏和葛西尧联系上了，也接通了办公室主任董浙滨的电话。

难怪奥尼尔发脾气。一到现场，就不能不令人沮丧。艾力浦公司的厂房正在做土方工程，推土机，挖土机，轰轰隆隆，忙得正热乎，可是突然停电了，四周一片漆黑，你说怎么不令人恼火。

奥尼尔感谢吕斯年这么快就赶来了。但是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了。幸亏夜色的遮盖，不然吕斯年一脸的尴尬，便无地自容了。董浙滨和葛西尧一前一后地到了现场，他们带来了令人不快的消息，停电不是变电所干的，不是超负荷跳闸。这么说，一定是电业局拉电了。

“为什么事先不通知呢？”吕斯年皱起了双眉。

“我给电业局打过电话，”葛西尧停顿了一下，“值班的人说，他做不了主。”

吕斯年拨打电业局副局长周传海的电话，通了却没人接。

看来，今晚只好歇工了。

吕斯年想了想，对葛西尧说：“能想办法找到焦玲么？”

葛西尧为难地：“她家住在市内，我没去过，……”

这时候奥尼尔说：“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公司要考虑撤回余下的项目。”

吕斯年沉静地：“奥尼尔先生，你不用着急，这件事会得到解决的。”

他请奥尼尔回办公室休息，不管怎么说，今晚都会有一个结果的。

其余的人，跟着吕斯年一起来到了办公大楼。他们在办公室里面面相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招数。

董浙滨给吕斯年泡了一杯浓茶。

“怎么，你今晚存心不让我睡觉？”因为心脏的缘故，吕斯年晚上一般是不喝茶的。

葛西尧说：“吕主任，我们两个陪着你就是了。”

“这就坏了。你们真的想在这里过夜了？”

葛西尧和董浙滨互相看了一眼，虽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但也还是一筹莫展。供电的问题如果今晚解决不了，艾力浦公司很可能就跑了。

吕斯年端起浓茶喝了一口，感到满嘴的苦涩。他又打了一遍周传海的手机，还是没有人接。他蹙起眉尖，突然意识到，这会不会是一种故意的行为？为了 11 万伏变电站工程，他和周传海有过几次接触，因为工程预算过高，两人有些不愉快。后来，周传海要请吕斯年吃饭，进了包厢，才发现不止周传海一个人。电业局的财务主任小婵，喝酒像不要命一样，吕